

# 上官雲珠生死戀 (上)

程 寂 (大陸作家)

## 太湖畔有女初長成

上官雲珠，從四十年代初躍登銀幕，參加拍攝《玫瑰飄零》、《國色天香》並擔任主角時起，更是廣大影迷心目中的明星；她曾經屬於那個時代。此外，她的名字雲珠——雲中之珠，也明確表示了她的自身。上官雲珠這個藝名，是在她從影之初一位導演給她取的，寓有對她藝術前程的良好祝願之意；跨越兩個時代的上官雲珠，由於參加了一系列著名影片的拍攝，以自己的稟賦和才華，塑造了眾多的真實感人的銀幕形象，果實被作為一位優秀的電影表演藝術家載入史冊，因而成爲一顆永不泯滅的明星。

上官雲珠的藝術道路和人生道路都是很平坦的，她的婚姻、愛情生活更是歷盡曲折與坎坷。但是這些都沒有能妨礙她對於事業的執著追求，以至最後登臨藝術高峯。

然而，令人深感惋惜的是，正當她在藝術上趨於成熟可以充分施展才華的時候，「文革」的狂飈襲來，她和許多文藝家的命運相似，在艱難逃，在不該結束的時候結束了自己的寶貴生命，

時年僅有四十八歲。

上官雲珠於一九二〇年三月二日生於江蘇省

江陰縣長涇鎮一個韋姓家庭。小鎮前面的涇水河，是碧波萬頃的太湖支渠，清澄的太湖水哺育了她，賦予她非凡的麗質與靈秀。父親韋省三，原先繼承祖上留下的一月兩貨舖子，但他不善經營，以至把這份產業取得精光。長期賦閒在家。母親金氏，出生農家，爲人勤勞善良，一家的生計就靠她織布的收入勉強維持。她先後生過十個孩子，其中五個未待成年便告夭折，剩下一子四女：長女均偉，次女均權，三兒子均寰，四女均奇和最小的女兒均葦，字超葦，小名亞弟，也就是後來的女兒均葦。她長得漂亮，活潑伶俐，父母親視爲掌上明珠。這一點，單是從給她取的名字也能看出：「葦」取「葦葦大端」之意，與「超葦」合起來，寄託着對她前途的厚望；「亞弟」則是再清楚不過地表示了對她在感情上的殊寵。

亞弟的童年時代，儘管家中貧困，父母出於對她的寵愛，仍勉力供她讀書識字。在長涇小學，她的功課不錯，國語、美術、音樂的成績尤爲優異。加上她自小就有藝術天賦，能唱歌跳舞，每當在校中同樂會上演出時，更是深得老師的喜愛。

一九三三年春節過後，學校裏新來了一位年輕的老師，名叫張大炎。他是長涇鎮上的富家子弟，說起來還是亞弟三哥均寰的小學同班同學和同年好友。所不同的是，亞弟的三哥因家境貧寒，讀到小學畢業，就被送到上海自立謀生，張大炎因家中富有，不僅按部就班由小學而初中，而高中，後來還進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習當時最時髦的西洋畫。他是在美專畢業以後回到家鄉任教的。

## 十六歲嫁大戶人家

張大炎既是亞弟三哥少年時期的同窗好友，經常出入韋家，自然熟悉亞弟。只是當年那個拖鼻涕的黃毛丫頭，而今已經是出落得頗爲水靈的亭亭玉立的少女了。他喜歡上了亞弟，教她繪畫特別精心，給她買畫筆顏料，帶她到野外寫生，師生感情非常密切。對此，上官雲珠後來曾有所記述：「那時我年歲還小，還不知道什麼叫戀愛，只曉得他對我好，我也對他好，他比我大九歲

，又是老師，就無所顧忌地天天在一起玩……」

按照家庭的困難狀況，亞弟在小學畢業以後，本來沒有可能升入中學，但她一心向學，母親不忍拂逆其志，只好節衣縮食，滿足了她的請求。初入武進女師，一年後轉入上海五倫女中，其時亞弟的大姐在這所中學執教，根據校方的規定，教師親屬入學可免收學費。她在上海只讀了半年，便又轉到蘇州樂業女中。這次轉學，表面上的原因是學校的主辦者為亞弟的堂姐夫，深層的原因是張大炎此時在這所學校任教，而且他提出願資助亞弟的全部教育和生活費用。

亞弟的來到蘇州，意味着她投入了張大炎的懷抱，而本來對亞弟就心存愆念的張大炎也就藉此把她牢牢置於自己的手掌之中。亞弟從對張大炎的感恩，逐漸升華為愛情，終於以身相委。在年僅十六歲的少女時代，她就匆匆告別了校園生活，成了長涇鎮大戶人家的新媳婦。

張家在長涇鎮有田產千畝，大炎的父親雙目失明，家中一切大權由張母掌管。這位婆母異常兇狠，對於新媳婦處處不順眼，事事挑剔，時時訓誡。為了亞弟的陪嫁少，更是看不起她，竟將亞弟從娘家陪過來的小盆、小桶，拿了當劈柴燒。而大炎則是一味地要求妻子容忍。他自己早先的承諾：結婚以後一起去上海，讓妻子繼續讀書云云，現在是絕口不提了。可憐的亞弟在落入張家的黑漆大門以後，沒有地位，沒有人身自由，猶如被關在籠中的一隻小鳥。

### 春申相館暫時棲身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長涇鎮曾遭到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亞弟的四姐均奇慘死於這次轟炸之中，韋省三決定舉家逃亡上海，投奔當時在上海任教師的大女兒均偉和三兒子均寰。不久，大炎也跟著到來，在亞弟大姐幫助下謀到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

亞弟開始萌發了在上海籌建小家庭的念頭，她再不想回到長涇的那個樊籠中去了。為此，她努力尋找工作。一九三八年冬，她終於通過一家報紙的招聘廣告，以韋亞君的名字，經過考試，被開設在霞飛路上的何氏照相館錄用為職員，月薪十元，還管飯，工作也挺輕鬆，開票、取照，接待顧客。

何氏照相館的老板何佐民，曾在電影廠攝影棚中工作過，又當過《聯華畫報》的編輯，和電影界頗有一些淵源。照相館經常免費為電影明星拍照，每次還加印二百張奉送，不取分文。這種生意看來似乎賠本，其實何老板却利用底片，十倍乃至幾十倍的翻印出這些明星照遠銷東南亞，賺大價錢。電影明星向例以照片當名片開路，需要量很大，因此頻頻光顧。

進入何氏照相館，給上官雲珠後來走上從影道路提供了最好的契機。這正如她後來在同憶文章中所說的：「我在照相館工作了一年半，接觸了那個花花綠綠的社會，耳濡目染，虛榮心日增，尤其是當時有很多電影明星常來拍照，我羨慕他們的聲譽和享受……」

一九四〇年初，經何老板在文藝界的一位朋友介紹，她進入光華戲劇學校，本意是利用業餘

時間，系統地學習戲劇表演知識，但是入校後發現這裏根本沒有正常的教學，只是排戲演戲。她只參加了兩次話劇演出：《米》和《人之初》，不久，學校就停辦了，她隨後又考入新華影業公司附設的演員訓練班，並開始使用上官雲珠這個藝名。

### 九天銀海明珠失色

新華公司是上海大製片商張善琨創辦的，起初拍些模仿國外的歌舞、偵探片，後來看到古裝片子賣座佳，便集中資金和人力投入古裝片的攝製，揚言要一下推出包括《王老虎搶親》、《白蛇傳》、《杜十娘》在內的十大古裝巨片。這樣，公司全部明星總動員猶有不足，他又親自來到公司附設的電影演員訓練班物色人才，準備捧出幾個漂亮的新角。上官雲珠居然被一眼看中，而且很快就決定讓她出任《王老虎搶親》的女主角王秀英。

華燈初上，樂聲悠揚，新華影業公司在「紅棉酒家」大擺筵席。上海電影界許多著名的大導演、大明星們，新聞界的記者們，三三兩兩聯袂而至，一時冠蓋雲集。《王老虎搶親》的開拍儀式正在這裏進行。上官雲珠身穿粉紅色的長旗袍，着高跟皮鞋，帶着腴腆的神情來到宴會大廳。她第一次經歷這樣的大場面，有些緊張，手足無措。

正當人們相互探詢這般艷若天仙的陌生新星來自何方的時候，張善琨把她拉到自己身邊，向大家介紹：「女士們、先生們，我非常榮幸地把

這一位影壇新星介紹給大家，她就是上官雲珠小姐；上官小姐將在本公司古裝巨片《王老虎搶親》中榮任女主角。按照上官小姐的人品，才貌和演技，本人相信，她將很快成爲電影界九天銀海的一顆明珠，紅遍上海灘。」

歡呼聲，祝酒的碰杯聲，使宴會的氣氛達到高潮。

翌日，上海各家報紙都以醒目的標題，刊出一條條新聞：「銀壇發現一顆新星」，「上官雲珠——藝壇奇葩」，「上官雲珠演技絕佳，無與倫比」，「新星以壓倒優勢向影界舊皇后宣戰」……

這是一個近乎荒誕的喜劇：一夜之間，一部影片還沒有拍，就已成了明星，就連上官雲珠自己也感到荒唐。她以後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說：「我碰上這樣突然的事，自然也很高興。可是因爲太突然了，使得我有些懵懵懂懂，如入雲霧，像做了一場夢一樣。」是的，這是夢，而且是噩夢。當時，她那裏知道這裏面還有一場「戲中戲」呢。

原來，△王老虎搶親△女主角，本已內定由張善琨的寵妾、當時也很有名氣的明星董月娟扮演，但遭到董的拒絕，爲此發生了齟齬，張董事長火了：「滾你的蛋，上海灘上漂亮的女人有的是，揀揀一大把。」這才起用他一眼看中的上官雲珠，本想氣氣董月娟，及至接觸了上官，張被她純真美麗的品貌所吸引，心存非非之想，董氏見狀醋海興波，鬧得不可開交。

導演爲了討好老板和老板娘，故作姿態，安

排上官雲珠和男主角願也魯拍了幾個鏡頭，隨即以上官雲珠不會演戲爲由，予以除名，重又讓董月娟擔任女主角。

於是上官雲珠就成了張善琨夫妻二人間一場鬥鬧的犧牲品。

然而事情並未到此爲止，更大的打擊還在後面，那些原先把上官雲珠捧爲「銀壇新星」的小報，這時突然改變腔調，仍以醒目標題，刊出一條條「消息」，把原先被它們捧上了天的上官，又一下子攆下了地，什麼「銀海新星，貨假值低」，「上官雲珠——绣花枕頭一包草」，「新星未上銀幕，洋相已經出足」，「聰明面孔笨肚腸，鄉下姑娘顯真相」……

在這樣的奇恥大辱面前，上官雲珠這個原本善良的姑娘，並沒有哭泣，也沒有去找張善琨算帳，她把雙手向胸前一叉，從牙縫裏迸出一句話：「這碗飯我是吃定了。」是的，她要讓事實向世人表明自己不是「一包草」。爲此，她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價。

在上官雲珠經歷的那場風波中，張大炎對於自己的妻子被愚弄自然是痛心的，但同時也不無一種精神勝利感。因爲他不但對上官的從影理想歷來就反對，就連對她應聘到照相館當他謂之「花瓶」的女職員，也是極傷他自尊心的，夫妻間也不知道爲此發生過多少次爭吵。

大炎想：妻子經受這次沉重的打擊，也許能迷途知返，從此回到小家庭中當個賢妻良母。因此，一面好生安慰她，一面也責怪起她來：「這也不能全怪人家姓張的，如果你當初聽我的話，

雙腳根本不跨進他的攝影棚，這樣的事情能發生嗎？」

上官雲珠沒有想到丈夫在自己遭到這樣大的屈辱以後，非但不幫她申張正義，反而怪罪她，極其痛心，雙方又發生劇烈的爭吵。上官重申自己走吃戲飯的路不可動搖，大炎則堅決表示，如果這樣，這個家就只有散伙。上官雲珠爲了爭取大炎的理解，曾經做了種種努力，但是沒有成功，終於離婚。

### 洋狀元刻意培養她

一九四一年春，上官雲珠和天風劇社簽訂了基本演員合同，同時辭去照相館的工作，就此「下海」。在這個劇社中，她認識了姚克。

姚克，即姚莘農，明星公司編劇委員會副主任兼英文秘書，英文月刊《天下》的主編者之一（另一個是林語堂），人稱「洋狀元」，是個風流倜儻才華橫溢的才子。此時，他應邀在這個劇社任編導。剛過二十的上官雲珠，如今長得格外艷麗動人，加上她的聰明才智，很快就引起了姚克的注意。而姚克的文采與風度也吸引着上官雲珠。

劇社決定排《雷雨》，派了上官演四鳳。姚克將劇本交給她：

「韋小姐，有句話不知當說不當說？」

「姚先生儘管賜教。」

「韋小姐的臺詞……」

「我一定按照導演的要求，三天以內讀熟它。」

「我是說，你的國語還不够標準，要下點功夫，比如去聽聽北方相聲，京韻大鼓……」

「我一定遵照姚先生指點去做。」

在排演過程中，姚克幫助上官分析角色，精心指導：「韋小姐，四鳳愛大爺嗎？」

上官對姚克突如其來提出的問題，一時不解其意，楞了一下。

「愛不愛呀？」姚克又追問。

「當然是愛囉！」

「可你這個四鳳就不愛，至少是愛得不深。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經姚克指出，上官頓時領悟到她的表演過於拘謹。在調整了與扮演周萍的演員的「距離」以後，迅即進入了人物關係的規定情境。

△雷雨▽在金都大戲院公演，上官雲珠這顆剛問世便「隕落」的新星，又奇迹般地出現在話劇舞臺上，消息不脛而走。爲了擴大影響，姚克特地請來了各界知名人士前來觀看首場演出，其中就有那位影業鉅子張善現。在演出中，上官以她清晰、甜美和富於表現力的臺詞和動情的表演，成功塑造了四鳳這個純真的少女形象，強有力地征服了觀眾。人們注意到，在登臺向演員表示熱烈祝賀的行列中，有一位窘迫萬狀、十分尷尬的人物——張善現。姚克對他偏不放手，故意扯開嗓子大聲地嚷着：「董事長是行大家，請對我們的演出多提寶貴意見，特別是韋小姐演的四鳳。」

「豈敢，豈敢，這個演出麼，成功，……很成功。……其實，敝公司早就聘請過韋小姐，只

是，只是發生了某些誤會……誤會嘛，總是可以消除的……只要韋小姐願意，隨時歡迎她回來，重新合作。」張善現十分難堪地邊用手帕擦汗邊回答。

「綉花枕頭一包草」的奇恥大辱終於得到洗雪，上官從心底感謝姚克。自此，兩人過從愈密，愛情在他們心中悄悄滋長。當姚克謝絕一切來訪，專心致志地把自己「禁閉」在家中撰寫電影劇本《清宮秘史》的時候，上官經常守在他身邊，讀他剛寫出的手稿，無拘無束地發表意見。姚克向上官提出結婚要求，上官鑑於過去的教訓，沒有立即表示同意，硬是「考驗」了兩年，經過了深思熟慮以後，直到一九四三年秋，才同意與姚克締結鴛鴦之盟。第二年，他們有了一個女兒，取名姚姚，長得活潑可愛，酷似上官雲珠，深受父母喜愛。

自△雷雨▽演出成功，上官愈益執著追求自己的事業，她接着又參加了△女子公寓▽、△梅花夢▽、△上海屋檐下▽、△孤島男女▽等劇的演出，在上海話劇舞臺上算是初步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一九四二年初夏，她參加了唐槐秋領導的中國旅行劇團，演出△綠窗紅淚▽、△三千金▽等劇。後來又參加影人劇團，與白穆、狄梵等一起，到天津、北平、哈爾濱、長春、奉天、青島、濟南等地，進行了大半年的旅行演出，所演劇目有△殉情▽、△日出▽、△鍍金▽、△天羅地網▽、△北京人▽、△欽差大臣▽等。一九四五年，她又帶着出世不久的姚姚和襟姆，隨願也魯領

導的南藝劇團再度北上，在天津等城市演出了△蛻變▽、△魂斷藍橋▽、△重慶二十四小時▽、△恨海▽、△雷雨▽、△情挑▽、△清宮怨▽、△葛嫩娘▽等劇。這些流動的旅行劇團每到一地，大抵三、四天就要換一臺戲，演員的辛勞是可以想像的，但是，這也給大家提供了更多的藝術實踐的機會。

上官雲珠在這些演出中，多擔任主角，使她在藝術創造上經受了多方面的磨練。她在由姚克編劇、當時曾睥睨劇壇的△清宮怨▽中飾演主角珍妃，演來哀怨動人，此劇在天津上演時曾連演二十餘場，場場爆滿。多次的北上，使她在北方的話劇觀眾中留有廣泛的影響，儼然是他們心目中的「紅角兒」。

與此同時，上官還參加了由嚴春堂父子辦的上海藝華影片公司，拍攝△玫瑰飄零▽、△黑衣盜▽、△賊美人▽、△淚灑相思地▽、△花月良宵▽、△大飯店▽等影片，並爲民華公司拍攝了△國色天香▽，分別擔任主要角色。這許多影片，大多是公司的編導們在看了外國影片以後，坐在咖啡館中東拉西扯編造出來的，在這樣粗淺的、噱頭至上的作品中，演員的演技自然很難得到發揮，因此，很難說在這期間她的影事有什麼成就，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她的在銀幕上的頻繁出現，已經成爲廣大影迷所熟悉的一位紅星。（下期續完）

※讀者如保存有上官雲珠早年生活照片，請惠借本社製版刊登，我們備有薄酬以表謝意。——編者——